

中国古代
文化遗迹

王鲁湘 / 著
严钟义 薛玉尧 / 摄

神明之地

荒城·关塞·圣殿·宫阙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鲁湘／著
严钟义 薛玉尧／摄

神明之地

荒城·关塞·圣殿·宫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明之地 荒城 关塞 圣殿 宫阙 / 王鲁湘著;严钟义,薛玉尧摄.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

(中国古代遗迹丛书)

ISBN 7-5039-2676-7

I.神... II.①王...②严...③薛... III.文化遗址—简介—中国

IV.K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4713 号

神明之地 荒城 关塞 圣殿 宫阙

著 者 王鲁湘

摄 影 严钟义 薛玉尧

责任编辑 金 燕

装帧设计 迷谷设计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0

字 数 / 150 千

书 号 / ISBN 7-5039-2676-7/G·477

定 价 /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中国唐代诗人陈子昂登上燕昭王修筑的黄金台遗址，竟然生出无限的孤独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就是历史文化遗迹的巨大魅力。同每一个个体生命相比，历史文化遗迹无疑都比较恒久，可以让人兴起莫名的愁绪。同时，每一处历史文化遗迹，又毫无例外都经历过由盛而衰的沧桑变迁，在风雨剥蚀与朝代兴替中，被一种无常的力量左右而不能自主。所谓的恒久，亦不过是在时间的劫波洪流中被缓缓吞噬及至消解为尘土的过程。所以，杜甫在成都寻觅诸葛亮的祠堂，看到的只是“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李群玉在西陵峡边看到的黄陵庙也只是“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至于杜牧，在金陵就只能遥想“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也许，从历史的眼光看，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数千年文明史，在宇宙中又算得了什么呢？尽管如此，再达观的人面对历史文化遗迹也还是不能不动容。毕竟，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也是历史的过客。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坚信灵魂不灭。我们面对历史文化遗迹，其实就是这样潜在的心理：我们是在同古往今来的灵魂对话。那些存在过，又消失；创造过，又寂灭；爱过，恨过，生育过，劬劳过，最终都遁形的灵魂，是值得敬畏的。哪一处历史文化遗迹的上空，不盘旋着无数这样值得敬畏的灵魂呢？人有魂，族有魂，史有魂，国有魂。遗迹终归会化为尘土，惟有灵魂不灭。有无数高贵的灵魂注视的土地，是一片神明之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在历史的洪流中，文化遗迹是幸存的岛屿。它们将文明的记忆顽强地保存着。终有一天，这些历史岛屿也会消失。但是，只要它们一息尚存，

序 言

就会把历史的惟一性尽最大的可能保存下来，使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伟大之处供后人凭吊。过往的岁月，有显赫峥嵘的巅峰，亦有不足挂齿的狭谷，却都是惟一的。

当传说和史诗都已缄默时，只有遗迹还有话说。遗迹不是冰冷的砖瓦木石，遗迹也不是废弃的断壁残垣。遗迹是尘封的记忆，需要我们勤加拂拭；遗迹是长满苔藓的古碑，需要我们用心叩读。遗迹是一眼古井，你可以再淘出汨汨清泉；遗迹是一口古钟，不撞不鸣，小撞小鸣，大撞则大鸣。

本书所介绍的125个中国古代文化遗迹，只不过是灿若繁星的无数的文化遗迹中随机挑选出来的。有些原本就很有名气，有些却寂寂无名，但都很有文化内涵，充满历史信息。它们基本涵盖了中国文化遗迹的各个方面，有原始村落、墓葬、城址，还有宫殿、民居、桥梁；有石窟、佛塔、寺观，还有岩画、摩崖雕刻；有古代观象台，还有万里长城，等等，等等。这些遗迹像一串珍珠，贯穿它们的是七千年的历史脉络。触摸它们，仿佛触摸祖国母亲苍老的肌体，有过光荣与梦想，也有过辛酸和无奈。不过，我倒更愿意读者抱着这样的心态穿行于这些古代文化遗迹之中：

谁家残雪，何处孤烟？向一溪桥，一茅店，一渔船。

溪光不尽，山翠无穷。有几枝梅？几竿竹？几株松？

王鲁湘

远去的家园	1
红山文化遗迹	2
兴隆洼聚落遗迹	4
半坡遗址	6
二里头夏代文化遗迹	9
西亳商代早期都城遗址	11
殷 墟	13
周原遗址	15
雍城遗址	17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	22
灵台遗址	25
统万城遗址	28
安济桥	30
高昌古城遗址	33
交河古城遗址	35
六和塔	38
岳麓书院	41
鼓山摩崖题刻	43
黑城遗迹	47
卢沟桥	49
观星台	52
观象台	55
明清北京民居	59
明清徽州民居	62
九龙壁	64
古延州	66
红石峡摩崖题刻	69
许国石坊	71
泸定桥	73
 灵魂的圣殿	 75
将军崖原始岩画	76
贺兰口岩画	78
泰山刻石	80
中岳庙	82

目 录

天 坛	84
娲皇宫	86
少昊陵	88
黄帝陵	90
仓颉庙	92
孔 庙	94
汉太史公祠墓	96
关帝庙	98
岳王庙	101

何处是关山	105
战国齐长城遗迹	106
秦长城遗迹	108
阳 关	110
明代长城的西端	112
金山岭长城	114
明定边堡长城遗迹	116
二道边明代长城	120
西安城墙	123
团城演武厅	126
宗山炮台	128

宫殿锁千门	131
阿房宫遗址	132
秦始皇碣石宫	134
未央宫遗址	137
紫禁城	140
布达拉宫	143
李自成行宫	146
颐和园昆明湖	149
圆明园遗址	152

所有的历史文化遗迹中，最重要的是人类聚居生活的聚落遗迹，那是我们远去的家园。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村落，揭示人类从居无定所的漂泊者、流浪汉，演变为一个定居的农夫和文明人的漫长历程。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组织性力量的获得，使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逐渐成为强者，但也同时失去了更多的自由。

所有早期的城市，说起来亦不过是原始村落的扩大而已：强调权力为中心的向心组合，对内高度服从于权威，对外则充满戒备，本身是一座壁垒森严的防御设施。

而当组织涣散，原有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的时候，聚落（包括村落与城市）的高度有序性便开始被打乱。如果人类在聚居生活中依托其强大的组织力量无休止地攫取资源，掠夺自然，导致人与自然依存关系的彻底崩溃，那么，最终的结局必然是人类沦为生态难民，远徙他乡，而一任故国家园败为荒丘废墟，成为后人凭吊与驰骋诗思的对象：“荒城背流水，远雁入寒云。”“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荒城构成一个巨大的文化意象，它们存在的现实意义，就是警示。



红山文化遗迹

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升起在女神庙的上空



翁牛特旗出土的高达二十六厘米的大型玉龙

1935年，日本学者发掘了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红山后遗址。

1954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首次将其命名为“红山文化”。

其后，即60年代初和70年代初，经过广泛的调查，人们搞清楚了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北起昭乌达盟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到朝阳、凌源、河北北部，东至哲里木盟、锦州地区，以老哈河、大凌河流域分布最为集中；并判定这一文化的年代为距今五六千年。

对红山文化的性质，普遍的看法是：红山文化来源于中原地区的古老文化，是由中原地区的古文化派生出来的。

1979年，在喀左东山嘴遗址发现了石砌建筑遗址——祭坛；1981年，在牛河梁遗址发现积石

冢；1983年，又在牛河梁遗址发现女神庙。

这一系列红山文化遗迹的发现，动摇了人们对红山文化已有的看法，甚至动摇了人们对文明起源的看法。人们面对在中国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的遗迹和文物，震惊之后便陷入对文明源头的长久沉思和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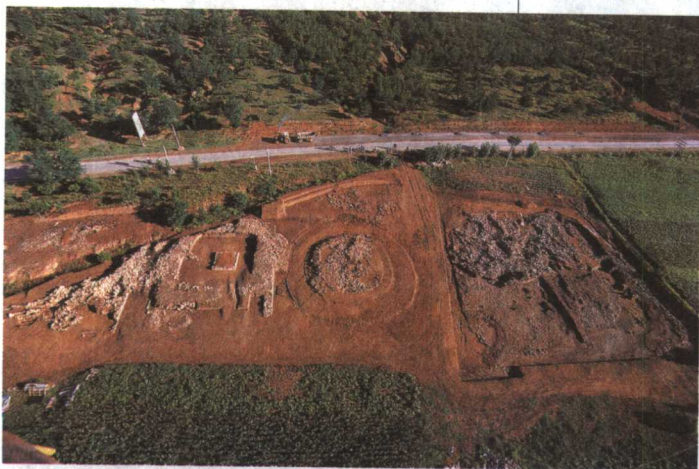
比起中原地区所发现的原始文化遗迹来，红山

文化遗迹的确更令人激动、更令人遐思。因为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遗迹，大多是原始人的居民点，温馨、实际、祥和，没有多少浪漫的情调，也反映不出原始人心灵的狂热。而地处中国东北部的红山文化遗址，其主要的大型遗迹，都同原始宗教密切相关。面对这些遗迹，我们的思绪无法不飞回到大约六千年前在这里举行盛大宗教仪式时的狂热场面。对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女神的崇拜，在中原文化中，仅仅于神话里还残留着一丝史影，而在红山文化中，我们却能目睹六千年前引得这里的人们如痴如狂的伟大女神的尊容和玉体。

祭坛遗址位于辽宁省喀左县大城子镇东南4公里的大凌河西岸大山山口的梁顶之上，



牛河梁女神庙遗址



山头上的积石大冢



女神庙出土的泥塑女神像

面对开阔的河川，范围为南北60米，东西40米，其布局可分为中心、两翼、前后两端三部分。

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方形基址，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基址都由经过加工的石块砌垒而成，墙基中有三处由长条石堆成的锥状石堆，一律向东北方向倾斜。两翼部分皆用加工整齐的石条砌成。前端部分是正圆形的石圈台址和三个相连的椭圆形石砌基址。

祭坛的布局东西对称，主次分明，石堆成组成群，石材加工、砌筑技术相当讲究。这里出土的遗物，最引人注目的是陶塑人像。其中两件小型孕妇裸体立像，头及右臂均已残缺，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并有表现阴部的记号。这些人体塑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属首次发现。

女神庙遗址位于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主梁北山山顶，处于这一带红山文化地点分布的中心位置。女神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两组建筑约在同一中轴线上。女神庙的建筑设计和建造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顶盖墙体采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具有承重合理、稳定性强的特点。墙面压光

后再施彩绘，表明当时的建筑已有内外装修。从建筑结构看，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建置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殿堂雏形。

女神庙之所以叫做女神庙，是因为庙内出土的泥塑人物群像，皆为女性。已发现的人像残块有头部、肩臂、乳房、手部等，分属六个人体，一般与真人大小接近，有的是真人的三倍。特别是这里出土的一尊与真人大小相当的头像，面部轮廓为方圆形，额部宽平，眉弓不显，眼窝浅而平，双目长而尖圆，鼻梁低平渐宽，嘴部较长，嘴角圆而上翘，颧骨隆起，下颌圆而尖——这是比较典型的蒙古人种。这尊珍贵的女神头像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真是如见故人。女神的脸形同今天的中国妇女没有多少差别，平凡而朴实。圆形上翘的嘴角露出亲切温和的微笑，镶嵌在眼眶内的天蓝色宝石使人感到神秘而不可则。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龙

积石冢现已发现六处，位于女神庙遗址的南部和西部。这些积石冢共同的特点是：都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在一号积石冢内清理出了十几座小型墓葬，随葬品皆为玉器，有勾云形玉饰、箍形玉器、猪龙形玉饰、玉璧、玉环、棒形玉器等。玉猪龙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猪头的造型很明显，而翁牛特旗出土的高达26厘米的玉龙，身体已经展开为爬行动物的形状，颈背上也长出了马鬃似的饰物，但头部仍可看出猪头造型的痕迹。有人据此认为，在中国最神圣的图腾崇拜物、帝王的象征甚而被作为



祭坛出土的陶塑孕妇裸体立像



华夏族徽的龙，其原型原来是猪！从以猪为祭物，祈求农业的丰收，到猪被神化为龙，是以原始农业的较大发展和原始信仰的发达为历史背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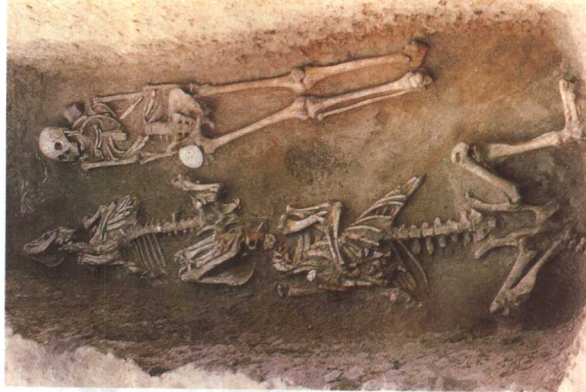
祭坛、女神庙和如此规模的积石冢，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均属首次发现。其中祭坛的平面图类似北京的天坛，前圆后方；冢的结构与后世的帝王陵墓相似；而女神庙则位于中心最显著的地方，积石冢环绕女神庙四周，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个巨大的祭祀中心。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三处遗址分布在 5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样大的规模，远非一般氏族村落遗址可比。与这样大规模的祭祀场所相对应的社会，应当是植基于原始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红山文化的一系列文化信息都强烈地表明，距今五千多年前，这一地区的原始社会处于瓦解的最后阶段，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孕育之中，文明的曙光升起在女神庙的上空……

（内蒙古 赤峰）

兴隆洼聚落遗迹

保存最完整、
时代最早的
史前聚落遗址

兴隆洼聚落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地处大凌河支流牡牛河上游的低丘岗地上，是目前中国所知保存最完整、时代最早的一处史前聚落遗址。1983 年至 1986 年，中



遗址中所发现的人与猪的合葬墓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曾先后对此遗址进行过四次发掘，确认了以该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中国北方年代较早的原始文化之一，并命名为“兴隆洼文化”。

在第五次大规模的发掘中，共揭露遗址面积 1 万余平方米，清理兴隆洼文化房址 66 间，灰坑 173 个，墓葬 11 座及环绕房址的壕沟。此次发掘还发现了中国已知最早的玉器及许多前所未见的遗迹现象。专家们认为，这次发掘的成果，对深入探讨兴隆洼文化、重建中国史前史等有重要的价值。

此次发掘区处于整个聚落的西部，清理出来的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建筑，呈圆角长方形或方形，无门道。半地穴式房屋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房屋遗迹的主要类型，但黄河流域的半坡和姜寨村落遗址中的半地穴式房屋是有门道的，而兴隆洼遗址则没有。在兴隆洼，根据聚落房址之间的关系，聚落总体布局的变化，再结合房址内部出土的遗物分析，年代偏早与偏晚的房址有明显区别。较早的处于统一营建聚落阶段，房址的布局经过周密规划，一排一排，非常整齐，井然有序。由于没有门道，所以不能说它们朝向什么方向，但所有房屋都沿着西北——东南轴线排列。每排房屋为 3 至 7 间不等，每间约 50 至 80 平方米，最大的达 140 余平方米。这样大的面积很惊人。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最有名的“大房子”面积是 80 平方米，而中小型房子的面积一般为 20 平方米左右。兴隆洼聚落遗址中的这些房屋是干什么用的呢？按房址的位置、面积大小，及居住面上所出遗物的种类可以判知，绝大多数的房址是供当时人起居、生活用的。不过，位于聚落中心部位的



两间大房址应当是当时集会、议事或举行某种仪式的公共场所，其使用功能同姜寨村落遗址中心的大房子相似。有趣的对比是，在姜寨，大房子处于村落中心的广场，所有的小房子并无一定秩序地环绕它，不成排也不成行，但所有的门均朝向它，可见布局虽然松散零乱，但暗含着一种向心性的组合。而在兴隆洼，大房子也处于部落中心，小房子却排列得像座军营，横成行，竖成列，

大房子仿佛是军营中的中军帅帐。它的向心性不是通过门的朝向来表现，而是直接以房屋的有序排列来表现。尽管有这样的区别，两个聚落所体现的是同一种精神，即部落的凝聚和团结是关系到部落存亡的最高利益所在，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部落群体的利益高于部落成员的家庭或个人



半地穴式方形房屋遗址

利益。也许由于兴隆洼所在的北方比姜寨所在的黄河中游的气候要寒冷得多的缘故，所以兴隆洼聚落遗址的房屋都严格遵循西北——东南的朝向，结果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军营式的整齐排列，

这种布局在今天中国北方农村仍然没有什么改观。而姜寨村落遗址所在的临潼，当时气候很温暖，房屋朝向并不严重影响到冬季的居住，所以



兴隆洼聚落遗址

其房屋的门就可以开在任何方向，只要是朝向中心广场的大房子就行。像姜寨村落遗址一样，兴隆洼聚落遗址也有一条近圆形的围沟，将成排的房屋环绕，其宽约2米，深1米余。这条围沟除具有一定的防御作用外，亦具有划定界限的功能，有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功能。

聚落西北部的房址年代偏晚，有的打破围沟，有的营建在围沟外侧。房址面积变小，一般约20至35平方米左右。居住面经过抹泥，平整而坚硬。室内有4个或6个柱洞匀称地分布在灶坑与穴壁之间。与年代较早的房址相比，建筑加工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改进。最值得注意的是，房址的布局冲破了“成排”的军营式格局，室内面积亦明显变小，这些现象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无法确知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但肯定同部落组织和家庭结构相关。

发掘出来的灰坑主要分布在房址外围，也有56个位于室内。灰坑大多平面呈圆形，直壁平底，也有一定数量的袋形坑，口径最大的达3米左右，小的不足半米。从其排列位置和自身形状看，大



部分是供当时人用来储藏物品的窖穴，亦有少量的垃圾坑、取土坑。

兴隆洼聚落遗址的墓葬非常特别，它没有专门的墓葬区。墓葬除一座外，均位于房址内。也就是说，人死了并不埋于部落或氏族的公共墓地，而是在屋内挖圪而葬。所有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圪墓，墓壁的一侧紧靠半地穴房屋的穴壁。葬式为仰身直肢单人葬。大多数墓葬有随葬品，数量不一。其中一位墓主人两耳各佩带一个精美的玉珪。这对玉珪，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玉器，显得特别珍贵。在另一座墓内，墓主人右侧葬有两头整猪，猪的骨架保存完好。这一奇特



聚落遗址墓葬中出土的中国已知最早的玉器—玉珪

的葬俗为中国和世界所罕见。可以想见猪在兴隆洼聚落当年家庭的私有财富中的特殊地位。据认为，猪可能是所有家畜中首先成为私有的家畜，所以人们死后用猪随葬，以显示自己的富有。

兴隆洼聚落遗址各个房址内出土的陶器均为夹砂陶质，呈灰褐、黄褐或红褐色，皆为手制，器形较单一，以筒型罐和钵为主，也有少量的杯、碗等；几乎全部陶器的外表都施以或疏或密、或规整或凌乱的纹饰，以压印纹为主。石器以打制的有肩斂形器为主，还有石铲、石斧、石锛、磨盘、磨棒、圆饼形石器等。骨器有骨锥、骨镖、骨针等，磨制精良。从石制工具分析，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兼事渔猎，有发达的家畜饲养的农业部落。

兴隆洼文化的年代距今约七千年。这一考古文化的确认，充分揭示出长城地带东段新石器时代文化极富特色的土著性，确定了该地区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平行发展、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

(陕西
西安)

半坡遗址

华夏文明六千年前的一处“摇篮”

六千年前的一个清晨，薄雾升腾在浐河水面。晨雾里走来一位姑娘。她右手提着一只尖底小口、像个橄榄果一样的陶瓶来到河边，双膝跪在泥沙上，朝清澈的河水中照照自己的身影，真是太美了：头上插着碧绿的石笄，耳上戴着玉耳坠，颈上挂着整串的骨珠，胸前佩着用兽牙、蚌片和坠子串起来的五颜六色的串饰，手腕和臂上戴着陶环和用珠子串起来的镯子，手指上还戴着蚌片做的戒指，腰间围着串珠的环带。姑娘望着，望着，不



半坡出土的陶塑女性人头像

由得出了神……天刚蒙蒙亮，她从自己的蘑菇形泥窝棚内温暖的火塘旁醒来，轻轻唤起身边的小伙子。他是从寨沟对面的部落过来的，要在夜色完全退尽之前回到寨沟那边去。在零零落落的犬吠声中，她送走了他。姑娘一边回味昨晚的欢爱，一边双手掬水轻轻搓揉脸和脖颈。然后，她把尖底瓶放入河中。只见瓶口自动倒下，水正好没到瓶口的一半，河水咕嘟咕嘟地灌进瓶中，不一会



骨珠串饰

儿瓶子就竖立在水中。姑娘轻轻一提，满满的一瓶水就已提在她的手中了。她迈开轻盈的脚步，像小鹿一样朝河岸东边台地上的村落走去。那个村落叫半坡。

这是一个由女人们当家做主的原始村落。整个村落的形状接近一个圆圈，面积大约有五万多平方米，围绕村落挖有一条5米深5米宽的防御沟。村落中部还有一条小沟，将居住区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分别居住着两个氏族。姑娘住在南边，而她的那位相好就住在北边。

天已经大亮，村里的男人们都拿起捕鱼的网罟和渔钩，还有石斧，成群结队吆喝着出了防御沟。寨沟北边氏族的男人们也出发了。她不仅看到了早上刚离去的他，还看到了一年前同她一起生育过一个女孩的另一个他。一个显得成熟，一个显得朝气，两个男人她都喜欢，两个男人们也都喜欢她。她也知



半坡村民从河中取水用的尖底瓶

道这两个男人还同她氏族中别的女人相好，但她一点儿嫉妒心也没有。这就是六千年前的婚姻：一对男女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比较固定的偶居，但这种偶居不是独占的同居，其间还可以同别的异性偶居。这种婚姻不存在法定的经济关系，因为男女双方都在各自的氏族内进行生产劳动。这种偶婚关系的最高结晶——一个孩子，理所当然归属母亲所在的氏族。孩子归氏族共同抚养，在行“成丁礼”之前，同氏族的老人共同住在村落中心的大房子里。这孩子可能有很多个舅舅，但他不会有父亲，他的母亲也许说不清楚究竟谁是他的生父。其实也没有说清楚的必要，因为孩子的生父永远不会同孩子生活在一起，他终生为自己的氏族而打猎、捕鱼、作战，直至死去。

说到死亡，部落

人都满怀敬畏。

部落成年人的

平均年龄是40

岁左右。村上

的人死了，都

埋葬在防御沟

北的公共墓地。

但幼儿夭折却被

放入一具陶瓮，瓮

口覆盖一个陶盆或陶

钵，葬在居住区内的窝棚附

近。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

照顾和保护孩子的灵

魂。覆盖的陶盆底

部往往有一个小

孔，大概是便

于孩子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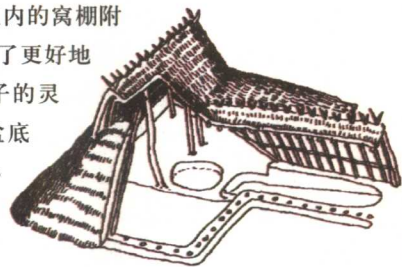
进出。半坡彩陶

图案中最神秘的“人面鱼纹”，就画在这类陶盆里侧的盆壁上。不独半坡如此，在姜寨遗址出土的绘有人面鱼纹的陶盆，也同样覆盖在小孩瓮棺之上。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神秘图案陪伴孩子的灵魂呢？因为它是部落的图腾，是守护神，也是祖先。曾有学者考证，在殷、周之际的铜器铭识中有很



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盆



半坡方形房屋复原剖面图



多“鱼族徽识”，这些鱼族部落是盘踞在东方也就是后来的鲁国一带的强盛民族，他们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仰韶文化后期氏族分流时，从关西迁徙至东部的白狄族的分支。有人甚至认定姜寨遗址出土的画着“𩺰”（一种生有四脚的鲩鱼）和“鱼”的陶盆，是氏族分流时，姜姓和姬姓——华夏民

族最古老的两大氏姓——血族联盟时作为“盟誓”的礼器，或径直就是歃血为盟的器皿。

善于制陶，尤善于绘画的母亲们把族徽精心画在陶盆里，然

半坡出土的带有刻划符号的陶片

后覆扣在孩子的瓮棺上，是为了让孩子不要忘了自己的氏族。人活着的时候，一生都不能离开自己的氏族；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同样离不开自己的氏族。成年人的灵魂熟悉部落的一切，因此不必担心；夭折的小孩的灵魂，从瓮棺里出来游走时，如果没有部落的守护神呵护着，就容易走丢，迷失在野外或闯入别的氏族，那是很危险的。

半坡氏族聚落的布局合理而严谨。村落中心是一座160平方米的大房屋，它既是氏族成员公共集会和处理氏族重大事件的“议事厅”，又是老人和儿童的住宅。其周围分布着许多供对偶家庭居住的小房子，所有小房子都面向大房子，这种村落布局体现了团结向心的氏族精神。妇女是氏族的主宰者，掌握着一切权力。而女酋长，必然是一位年长的妇女，她聪明、能干、勤劳，而且秉公办事，品质优良。

半坡人的主要农作物是

粟，出土的窖穴内大部分储藏有粟。在38号房子里甚至发现一个装有白菜和芥菜种子的小陶罐，可见半坡人已学会种植蔬菜。当然，仅有农作物的收成还不足以维持部落的生存，所以妇女还从事一些采集工作，男人们则忙于狩猎和捕鱼。家畜驯养遗址中还发现牛、羊、鸡、狗、猪、马的骨骼，说明部落已能驯养家畜了。当时的半坡，一定是“鸡犬之声相闻”，而一沟之隔的两个氏族，并非“老死不相往来”。

半坡遗址出土了6座中国最古老的陶窑。制陶术是人类划时代的发明创造，是人类第一次借助水、火的帮助，通过化学变化，制造出新的物品。它标志着人类蒙昧时代的结束、野蛮时代的开始。陶器的发明使人类更便于熟食，熟食缩短了消化过程，自然促进了脑的发展。所以，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在远古时代的第一次生产革命。它促进了人的巧智，带来了剩余产品和财富，也就诱发了私欲。制陶术——这一女人们服务于和平生活的发明创造，最终导致了野蛮的掠夺和战争。女人占统治地位的美好时代，也就像传说一样消逝在时间隧道里了。



半坡圆形房屋遗址



二里头夏代文化遗迹

迄今为止发掘出的
中国第一座都城

夏、商、周是中国上古历史中所谓的“三代”。据文献记载，大约公元前二千多年以前，黄帝族后裔的一支——夏后氏崛起于中原。夏部落的首长禹，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私有制的基础上，以治水成功作为契机，成为夏王朝的第一个

国王。中原从部落联盟的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夏代约为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统辖的地域大概包括今陕西省东端、山西省南部、河南省的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其中心地区约在晋西南和河南嵩山周围及伊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铜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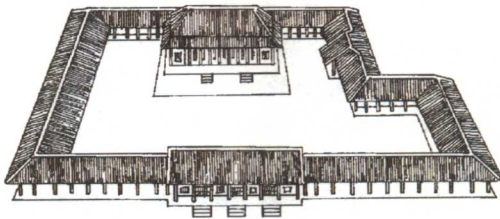
水、洛水一带。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考古学者为调查“夏墟”，结队来到了豫西。他们从洛阳地区的偃师县城向偏西南方向行走8公里，挽起裤腿涉过一条河，到达了一座很少有人问津的村庄——二里头。村民们听说他们是来找古代遗址的，就告



二里头夏代宫殿遗址及其自然环境

诉他们在村南的一片台地上散布着许多不知何年何代的瓦砾。考古学者们喜出望外，随即赶去，果然看见在南北宽约1.5公里，东西长约2公里的范围内，堆积着很厚的文化层——这就是后来经过几次大规模发掘，轰动中外考古界的二里头古文化遗址。



二里头一号宫殿复原图

此处遗址北临古洛河，南去伊水5公里，往东不到10公里便是伊、洛二水汇流处。它是一片平坦无垠、土地肥美又有水利舟楫之便的三角洲，与文献记载的夏都郛城的方位、地形非常吻合。据碳14测定，它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二千余年至公元前一千六百多年，正好是夏王朝纪年的范围。学术界认为它是一处夏代的遗迹，从而证明了夏的存在是确凿的事实而非传说。



二号宫殿基址出土的陶质排水管道

那么，它是一处什么样的夏代遗迹呢？它是不是斟鄩故城，即夏都呢？

从现已发掘的规模来看，二里头遗址是上古时代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的一处人类居住区。遗址内分布着宫殿、陵寝、房屋、道路、窖穴、水井，还有铸铜、制骨、制陶作坊，以及大型墓葬等。

宫殿建筑遗址共发掘两座，一号宫殿基址位于整个遗址的中央，是一个高出地面80厘米，略近方形的夯土台基，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面积约10000平方米。它是一处由殿堂、廊庑、大门和庭院等单体建筑有机组合而成的建筑群。殿堂居于中部偏北处，廊庑环列四周，大门朝南。殿堂基座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上面整齐有序地排列一圈柱穴，南北两边各9个，东西两边各4个，以大卵石为柱础。每个大柱穴的外侧附衬两个小柱穴，推测是支撑殿堂挑檐的檐柱的。据此可知，这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间的四阿重檐式大型建筑。殿堂正南70米处是宫殿的大门，台基呈斜坡状，其上排列9个柱穴，可知为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廊庑从大门两侧沿台基周边环围殿堂，形成屏障，廊庑以外还发现了不少大小不等的房屋台基，并用卵石铺成甬道，两侧夹筑土路。宫殿基址以北，发现有筒形的陶质排水管道。

之所以把此遗址推测为宫殿建筑，是因为它的工程浩大、布局严谨、主次分明、雄伟壮观。据估计，其夯土基址约合土方两万多立方米。依当时所用木石工具之简陋粗笨，合计挖土、运土和夯筑等多道工序，总共用工当不下8万人。何况基址上还有高大的殿堂，连绵的廊庑，昂立的大门，它们所需要的技术工匠和普通劳力又是多少呢？另外采石伐木，搬运加工，其用工又当不下

四五万人，估计整个宫殿主体工程的建造落成，少则也要三四年，那么平日集中在这里的劳动者将会有三万左右。在当时的人口水平和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非帝王之宫殿又有谁能动员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建造呢？

二号宫殿的基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除与一号宫殿布局相同者外，在殿堂以北还有一座长5.3米、宽4.3米、深6米的東西向大墓，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墓葬。宫殿庭院里有陶质水管铺设或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设施，大门是庑式建筑，中间做成穿堂式门道，门道两侧附耳室，即所谓住卫兵的“塾”。专家们推测二号宫殿或许是王室宗庙。倘若如此，那就是现知最古老的华夏宗庙了。

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面积较大，延续时间较长的铸铜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埴圉片、陶范、石范、铜渣等遗物。还清理出古拙、别致而具有原始造型特征的青铜工具、武器和酒器，这是中国发现的时间最早的青铜器，说明中国青铜文化的历史从夏代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也表明洛阳是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

另外，在遗址里还出土一件直径17厘米、厚0.5厘米的圆形兽面铜片，上面四边用61块长方



长达六十五厘米的夏代王者仪仗所用的七孔玉刀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王权象征物——玉钺